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五百七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掌禮部

奏議第七

梁周捨為尚書禮部郎天監七年議詔旨以王者衮服宜畫鳳凰以示差降按禮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鄭玄所言皇則是畫鳳凰羽也又按禮所稱雜服皆以衣定名猶如衮衣冕則是衮衣而冕明有虞言皇者衣名

非冕明矣晝鳳之旨事實灼然制可又王僧崇云今祭服三公衣身晝獸其腰及袖又有青獸形與獸同義應是蜼即宗彝也兩袖各有禽鳥形類鸞鳳似是華蟲今晝宗彝即是周禮但鄭元云蜼禺屬昂鼻長尾是獸之輕小者謂宜不得同獸尋冕服無鳳應改為雉又裳有圓花於禮無礙疑是晝飾加藕耳藻朱黼黻竝乖古制今請改正并去圓花帝曰古文日月星辰此以一辰攝三物也山龍華蟲又以一山攝三物也藻火粉米又以

一藻攝三物也是爲九章今袞服畫龍則宜應畫鳳明矣孔安國云華者花也則爲花非疑若一尚畫雉差降之文復將安寄鄭義是所未允帝又曰禮主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云莞席之安而蒲越槀秸之用斯皆至敬無文貴誠重質今郊用陶匏與古不異而大裘蒲秸獨不復存其於質敬恐有未盡且一獻爲質其劔佩之飾及公卿所著冕服可共詳定五經博士陸瑋等竝云祭天猶存掃地之質而服章獨取黼

黻為文於義不可今南郊神座皆用莞席此猶莞類未盡質素之理以槀秸為下藉蒲越為上席又司服云王祀昊天服大裘明諸臣禮不得同自魏以來皆用袞服今請依古制更大裘制可瑋等又尋大裘之制惟鄭玄注司服云大裘羔裘也既無所出未可為據按六冕之服皆元上纁下今宜以元繒為之其制式或如裘其裳以纁皆無文繡冕則無旒詔可又乘輿宴會服單衣黑介幘舊三日九日小會初出乘金輅服之八年帝改去

還皆乘輦白服紗帽九年司馬筠等參議禮記玉藻云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雜記人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今之尚書上異公侯下非卿士止有朝衣本無冕服但既豫齋不來同於在朝宜依太常及博士諸齋官例著白衣緯襈中單竹葉冠若不親奉則不須入廟帝從之

孔休源為尚書左丞是年舍人周捨以為禮玉輅以祀金輅以賓則祭日應乘玉輅諸下其議休源議玉輅

既有明文而儀注金輅當躡宋齊乖謬宜依捨議帝從之

司馬褧為祠部郎是年武帝以一獻為質三獻則文事天之道理不應然詔下言議專士陸璋明山賓與褧以為宗祧三獻義兼臣下上天之禮主在帝王約理申義一獻為允自是天地之祭皆一獻始省太尉亞獻光禄終獻

司馬筠為祠部郎是年建議曰今大事徧告七廟小事

止告一室於是議以封禪南北郊祀明堂巡省四方御臨戎出征皇太子加元服寇賊平蕩築宮立闕纂嚴解嚴戒嚴合十一條則徧告七廟講武修宗廟明堂臨軒拜封公主四夷欵化貢方物諸公王以愆削封及詔封王紹襲合六條則告一室從之先是梁主迎氣以始先祖配牲用特牲儀同南部鄧議是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鳩化為鷹蔚羅方設中春之月祀不用牲止珪璧及幣斯又事神之道可以不殺明矣況今祀天豈容尚此謂

夏礿迎氣祭不用牲帝從之是年安成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荆州刺史始興王憺並以慈母表解刺史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太妃薨京邑喪祭無主舍人周捨議曰賀彦光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婦而服慈姑功服無徒故也庾蔚之云非從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服而其慈繇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内之哀不容自同於常按父之祥禫子並受弔今二王諸子王宜以成服白單衣一日為位受

弔制曰二王在遠世子宜攝祭事捨又曰禮云縞冠元
武子姓之可冠則世子衣服爲異於常可著細布衣絹
爲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也蓋爲
無王命者耳吳太妃既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
祔廟五親盡乃毀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既
不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是會經文高祖因是勑
禮官議皇子服訓養母禮依庶母慈己宜從小功之制
按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

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
玄注云此指為國君之子也若國君子不服則王者之
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為庶母慈已者傳曰
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内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
以此而推之則慈母之服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
之愚儻其服者止卿大夫尋諸侯之子尚無此服況乃
施之皇子謂宜依刋除以反前代之惑高祖以為不然
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之子無母妾之無子者

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是也

一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

但嫡妻之子重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

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

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

義同師保而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其服則

此慈母亦無服矣内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

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其明文此言擇諸母是擇

人而為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寔有殊嘉和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邪鄭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辯三慈混為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繇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

君子子者貴人子也總言之貴則無所苞經傳元文相顯發則知慈母加之義通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秉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竊等諸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殁爲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竝同以爲永制

徐勉爲吏部郎天監八年有司以爲禮云凡爲人子者升降不繇阼階按今學堂凡有三階愚謂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今先師在堂義所尊敬太子宜登阼階以明從師之義若釋奠事訖宴會之時則無復先師之敬

太子升堂則宜從西階以明不繇阼義勉議鄭玄云繇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室宮室既異無不繇阼階之禮請釋奠及宴會太子升堂竝宜繇東階若輿駕幸學自然中陛從之後為尚書右僕射時人間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尚以速勉上疏曰禮記喪制云三日而大殮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自頃以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殯以朞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棺槨以速為榮親戚徒隸各念休反故屬纊纔畢灰釘已

其志狐鼠之顧步悦燕雀之徊翔傷情滅理莫此為大
且人子承衾之時志懣心絕喪事所資悉關佗手愛憎
深淺事實惟原覘視或與存没違濫使萬有其一怨酷
已多豈若緩其告斂之辰申其望生之冀請自今士庶
宜悉依古三日大斂如有不奉加以糾繩詔可其奏
朱异為儀曹郎先是明堂在國之陽梁初依宋齊其祀
之法猶依齊制禮有不通者武帝更與學者議之齊儀
郊祀帝皆以袞冕至天監七年始造大裘而明堂儀注

猶云衮服十年升以為禮大裘而冕祭昊天上帝五帝亦如之良繇天神高遠儀須誠質今泛祭五帝理不容文於是改服大裘升又以為齊儀初獻鐏𢑴明堂貴質不應三獻又不應象鐏禮云朝踐用大鐏鄭云大鐏瓦也記又云有虞氏瓦鐏此皆在廟所用猶以質素況在明堂理不容象今請改用瓦鐏庶合文質之中又曰宗廟貴文故庶羞百品天義尊遠則須簡約今儀注所薦與廟不異即理徹事如為未允請自今明堂有鐏准三

郊但帝之為名本主生育成歲之功實為顯著非如昊天義絕言象雖曰同郊復應微異若水土之品蔬菓之屬猶宜以薦止用梨棗橘栗四種之果薑蒲葵韭四種之葅粳稻黍粱四種之米自此以外郊所無者請從省除初博士明山賓制儀注明堂祀五帝行禮先自赤帝始弁又以為明堂既泛祭五帝不容的有先後東階而升宜先春帝請改從青帝始又以為明堂籩豆等器皆以雕飾尋常郊祀貴質改用陶匏宗廟貴文誠宜彫俎

明堂之禮既方郊為文則不容陶匏比此廟為質又不應彤俎斝酌二途須存厥中理請改用純漆彝又以舊為明堂祀五帝先酌鬱鬯灌地求神及初獻清酒次酹終酴禮畢大祝取俎上黍肉當御前以授請依郊儀止一獻清酒且五帝天神不可求之於地二郊之祭竝無黍肉之禮竝請停灌及授俎法又以為舊明堂皆用大牢按記云郊用特牲又云天地之牛角繭栗五帝既曰天神禮無三牲之祭而毛詩我將篇云祀文王於明堂

有維羊維牛之説良繇周監二代其義貴文明堂方郊未為極質故特用二牲止為一代之制今斟酌百王義存通典疏米之薦雖符周禮而牲牢之用宜遵夏殷請自明堂止用特牛既合質文之中又是貴誠之義帝竝從之十年武帝以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於理為乖异議曰按周宣雲漢之詩毛注有瘞埋之文不見有燔柴之説若以五帝必柴今明堂又無其事於是停用柴從坎瘞典十一年帝曰四望之祀頃來遂絶宜更議復异議

鄭衆云四望謂日月星海鄭元云謂五岳四鎮海瀆尋二鄭之説互有不同竊以望是不即之名凡厥遥祭皆有斯目豈容局於星海拘於海瀆請今天司有闗水旱之義爰有四海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一皆備祭帝從之

劉孝綽為僕射普通三年十一月始興王薨舊事以東宫禮絶傍親朝見竝依常儀昭明太子意以為疑令孝綽議其事孝綽議曰按張鏡撰東宫儀記稱三朝發哀

者踰月不舉樂鼓吹寢奏服限亦然尋傍絶之義義在
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鐃歌輟奏良亦為此既有宜
稱蕪慕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與此理例相符謂猶
應蕪慕至卒哭僕射徐勉左率周捨家令陸杲並同孝
綽義太子令曰張鏡儀記云依士禮終服闋稱慕綽人
曰凡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劉僕射議云傍絶之義
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
悲與此理例相符尋情悲之説止卒哭之後緣情為論

此自難一也用張鏡之舉樂棄張鏡之稱悲一鏡之言取捨有異此自難二也陸家令止云多歷年所恐非事證雖復累稔所用意嘗未安延亦嘗經以此問謐來立意謂猶慕悼之言張豈不知舉樂事大稱悲事小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如元正六佾事為國章雖情或未安而禮不可廢鏡吹軍樂比之亦然書疏方之事則成小差可緣心聲樂自外書疏自內樂自他書自已劉僕射之議即情未安可令諸賢更共詳衷司農卿明

山賓中兵校尉朱异議議稱慕悼之宜終服月於是令
付典書遵用以爲永准
賀瑒爲尚書左丞条禮儀事普通中皇太子議大功
之末可以冠子嫁女瑒駁之曰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
冠子嫁女不得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按嫁冠
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稱大功小
功並以冠子爲文非關准得爲子以身不可也小功之
末既得自嫁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

服每明冠子嫁女于後方顯自娶之義既明小功自娶則知大功自冠矣盖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功子服小功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嫁女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巳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冠子嫁女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為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末可得為其嫁冠若父於本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是於凶禮無礙吉禮無礙宜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

礙則冠子嫁女寧獨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又令指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為子冠嫁伏尋此旨若謂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女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娶是為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准稱下殤今不言降的舉下殤寔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稱降出後之身於本家姊妹降為大功若是大夫服士又以尊降則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以異所以然

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則有傳重竝欲薄於此而復於彼昔寔碁親雖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嫁若夫碁降大功降爲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未嫁冠故無有異唯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以推之故天奪情深既受厚佗姓又異傳重彼宗嫡其年雅服輕頰申殺略故特明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大功之降服皆不可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則不得通於中上語小功又不兼於大功若實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

上中二殤小功則不可恐非文意此人琛之所疑也遂從琛議琛後遷御史中丞參禮儀事奏今南北二郊及籍田往還並宜御輦不復乘輅三郊請用素輦籍田往還乘常輦皆以侍中陪乘停大將軍及大僕詔侍尚書博議施行改素輦名大桐輦郊祀宗廟乘珮輦

徐摛大通中為中庶子是時臨城公納夫人王氏即簡文妃之姪女也晉宋以來初婚三日婦見舅姑衆賓皆列觀引春秋議云丁丑夫人姜氏至戊寅公使大夫宗

婦覿用幣戊寅丁丑之明日故禮官據此皆云宜依舊規太宗以問搞搞曰儀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正言婦是外宗未審嫺令所以停坐三朝覲其七德舅延外客姑率内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舅姑本有戚屬不相瞻看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姻覿見之儀謂應可畧簡文從其議

蕭子雲爲侍中領國子祭酒大同中郊廟未革牲牷樂

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始建言宜改啓曰伏惟聖
敬率繇尊嚴郊廟得西鄰之心知周孔之迹載革牢俎
德通神明黍稷蘋藻竭誠嚴配經國制度方懸日月垂
訓百王於是乎在臣比兼職齋官見伶人所歌猶用未
革牲前曲圓丘眡燎向言式備牲牷北郊城雅亦奏牲
云孔備清廟登歌而稱我牲以潔三朝食學猶詠朱尾
碧鱗聲被鼓鐘未符盛制臣職司儒訓意以為疑未審
應改定樂辭以不勅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

使乎雲撰定
陳顧和為侍中永定元年高祖即位散騎常侍徐陵白
所定乘輿御服皆採之舊制又以為冕旒後漢用白玉
珠晉過江服章多闕遂用珊瑚雜珠飾以翡翠和奏今
不能備玉珠可用白璇從之蕭驕子云白璇蜂珠是也
帝曰形制依此今天下初定務從節儉應用繡織成者
竝可採畫金色宜塗珠玉之飾任用蜂珠至天嘉初悉
改易之

沈洙為員外散騎常侍大匠卿永定初有司奏前寧遠將軍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兒牒呈主人翁靈柩再周主人奉使關内因欲迎喪久而未返此月晦日即是再周主人弟息見在此者為至月末除靈内外即吉為侍主人還情禮申竟以事諮左丞汪德藻德藻謂王衛軍云久喪不葬惟主人不變其餘親各終月數而除蓋引禮文論在家内有事故未得葬者耳孝軌既在異域雖已迎喪還期無指諸弟若遂不除永絶婚嫁此於人

情或為未允中原淪陷以後理有事例宜諮沈常侍詳議曰禮有變正又有從宜禮小記云久而不葬者惟主祭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已注云其謂傍親如鄭所解衆子皆應不除王衛軍所引此蓋禮之正也但魏氏東關之役失亡屍柩葬埋無期議以為禮無終身之喪故制使除服晉氏喪亂或死於虜庭無錄迎殯江左故復申明舊制李爵之祖王華之父並存亡不測子皆制服依時釋縗此並變禮之宜也孝軌雖因奉使

便欲迎喪而戎狄難親還期永尅愚謂宜依東關故事在此國内者竝應釋除縗麻毁靈祔祭若喪柩得還别行改窆之禮自天下寇亂西朝傾覆流播絶域情禮莫申若此之徒諒非一二寧可喪期無數而弗除衰服朝廷自應爲之限制以義斷恩通訪博士折禮之衷德藻依洙奏可

許亨爲大中大夫攝太常卿文帝天嘉中南郊改以高祖配北郊以德皇帝配享奏曰昔梁武帝云天數五地

數五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南北郊内竝祭五祀臣按周禮以血祭社稷五祀鄭元云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五祀五官之神主五行隷於地故與埋沈疈辜同為陰祀既非煙柴無關陽祭故何休云周爵五等者法地有五行也五行位在北郊圓丘不宜重設制曰可亨又奏曰梁儀注曰一獻為質三獻為文事天之事故不三獻臣按周禮司罇彞所言三獻施於宗祧而鄭注一獻施於群小祀今用小祀之禮祀施於天神大帝梁武此議

為不通矣且罇俎之物依於質拜獻之禮主於虔敬今請凡郊丘祀事准於宗祧三獻爲允制曰依議亨又奏曰梁武帝議箕畢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風伯雨師自是箕畢下隸非即星也故郊雩之所皆兩祭之臣按周禮大宗伯之職云槱燎祀司中司命風伯雨師鄭衆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如此則風伯雨師即箕畢星矣而今南郊祀箕畢二星復祭風伯雨師恐乖祀典制曰若郊設星位任即除之

王元規為尚書祠部郎初宣帝即位以南北二郊卑下議更增廣久而不決至泰建十一年元規議曰按前漢黄圖上帝壇徑五丈高九尺后土壇方五丈高六尺梁南郊壇上徑十一丈下徑十八丈高二丈七尺北郊壇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一丈即曰南郊壇廣十丈高二丈二尺五寸北郊壇廣九丈三尺高一丈五尺今議增南郊壇上徑十二丈則天大數下徑十八丈取於三分益一高二丈七尺取三倍九王之堂北郊壇上方十

八丈以則地義下至十五丈亦取三分益一高一丈二尺亦取二倍漢家之數禮記云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饗帝于郊周官云冬日至祠天於地上之圜丘夏日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祭法云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埋於太折祭地也禮云至敬不壇掃地而祭於其質也此以報覆幬持載之功爾雅亦云丘言非人所造為古圓方兩丘竝因見有而祭本無高廣之數後世遂事遷都而建立郊禮或有吉

地而未必有丘或有見丘而不必廣潔故有築建之法而制丈尺之儀愚謂郊祀事重圓方丘高下廣狹既無明文但五帝不相沿三王不相襲今謹迹漢梁竝即日三代壇不同及更修丈尺如前聽旨尚書僕射臣繕左户尚書臣尤饒左丞臣周確舍人臣蕭淳儀曹郎臣沈容卿同元規議詔遂依用

冊府元龜卷五百七十九

冊府元龜卷五百八十　　宋　王欽若等　撰

掌禮部

奏議第八

後魏高允文成初為中書侍郎以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乃上疏曰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謡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斷雖條旨久頒而殊不革變將繇居上者未能悛改為下者習以成俗

教化陵遲一至於斯昔周文以百里之地修德布政先於寡妻及於兄弟以至家邦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明為政者先自近始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樂室皆樂部給伎以為嬉戲而獨禁細民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揀擇德義之門妙選貞閑之女先之以媒娉繼之以禮物集僚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婚姻之際如此之難今諸王十五便

賜妾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人掖庭而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此過往年及今頻有簡劾誠是諸王過酒致責跡其元起亦繇色衰相棄至此紛紜今皇子娶妻多出宮掖令天下小民必依禮限此二異也凡萬物之生靡不有死古先哲王作為禮制所以養生送死折諸人情若毀生以奉死則聖人所禁也然塟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見故深藏之昔堯塟穀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為地市下錮三

泉金玉寶貨不可計數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繇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塋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為灰燼苟靡費有益於亡者古之臣奚獨不然今上為之而不輟而禁下民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憑致食饗之禮今已塟之魂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宴好如夫妻損敗風化瀆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絕此四異也夫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

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
今之大會内外相混酒醉喧譊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褻
汚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為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
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亂之斃而不矯然釐改以
厲頽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敎矣
刁雍為征南大將軍文成和平六年表曰臣聞有國有
家者莫不禮樂為先故樂記云禮所以制外樂所以修
内和氣中釋恭敬温文是以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易俗

移風莫善於樂且於一民一俗尚須崇而用之况統御八方陶鈞六合者哉故帝堯修五禮以明典章作咸池以諧萬類顯皇軌於云岱揚鴻化於介丘令木石革心鳥獸率舞包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夫感天動神莫近於禮樂故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阜生節故報天祭地禮行於郊則上下和肅肅者禮之情和者樂之致樂至則無怨禮至則無違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歟惟聖人知禮樂之不可以已故作

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所以承天之道治人之情故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虞夏殷周易代而起及周之末王政凌遲仲尼傷禮樂之淪亡痛文武之將墜自衛返魯各得其中逮乎秦皇翦棄道術灰滅典籍坑燼儒士盲天下之目絶象魏之章簫韶來儀不可復矣頼大漢之興改正朔易服色協音樂制禮儀正聲古禮粗欲周備至於孝章每以三代損益優劣殊軌歎其薄德無以易民視聽博士曹褒覩斯詔也知上有制作之意乃上

䟽求定諸儀以為漢禮終於休廢寢而不行及魏晉之日修而不備伏惟陛下無為以恭已使賢以御世方鳴和鑾以陟岱宗陪群后以昇中岳而三禮闕於唐辰象舞替於周日夫君舉必書古之典也柴望之禮帝王盛事臣今以為有其時而無其禮有其德而無其樂史闕封石之文工絕清頌之饗良繇禮樂不興王政有缺所致也臣聞樂繇禮所以象德禮繇樂所以防淫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故也臣識慙先儒管窺不逺謂宜修禮正樂以光大聖

之治詔令公卿集議

游明根為尚書孝文太和十三年大駕將有事於圜丘

方澤因臨皇信堂引見群臣詔曰禮記祭法稱有虞氏

禘皇帝大傳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又稱不王不禘論語

曰禘自既灌之後詩頌長發大禘爾雅曰禘大祭也夏

殷四時祭礿禘蒸嘗周改禘為祠祭義稱春祠秋嘗

亦夏殷祭也王制稱犆礿祫禘祫嘗祫蒸其禮傳之文

如此鄭玄解禘天子祭圓丘曰禘祭宗廟大祭亦曰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則合毀羣廟之主於太廟合而祭之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諦而祭之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祫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圓丘宗廟大祭俱稱禘祭有兩禘明也王肅解禘祫稱天子諸侯皆禘於宗廟非祭天之祭郊祀后稷不稱禘宗廟稱禘禘祫一名也合而祭之故稱祫合而審諦之故稱禘非兩祭之名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總而互舉之故稱

五年再殷祭不言一禘一祫斷可知矣禮文大畧諸儒之說盡具於此卿等使可議其是非明根與左丞郭祚中書侍郎封琳著作郎崔光等對曰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圓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圓丘嘗合不言祫宗廟時合故言祫斯則宗廟祫禘並行圓丘一禘而已宜於宗廟俱行禘祫之禮禮異故名殊依禮春廢祫犆礿於禘則禘祫嘗則禘嘗於蒸則祫蒸不廢三時三時皆行禘祫

之禮中書監高閭儀曹令李韶中書侍郎高遵等十三人對稱禘祭圓丘之禘與鄭義同其宗廟禘祫之祭與王義同與鄭義同者以為有虞禘黄帝黄帝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圓丘而何又大傳稱祖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論語云禘自既灌事似據爾雅稱禘大祭也頌長發大禘也殷王之祭斯皆非諸侯之禮諸侯無禘禮惟夏殷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圓丘之禘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

有祫惟生兩名據王氏之義祫而禘祭之故言禘祫揔謂再殷祭明不異也禘祫一名也其禘祫止於一時者祭不欲數數則黷一歲而三禘愚以為過數帝曰尚書中書等據二家之義論禘祫詳矣然於行事取衷猶有未允監等以禘祫為名義同王氏禘祭圜丘事與鄭同無所間然尚書等鄭氏同兩名兩祭竝存竝用理有未稱俱據二義一時禘祫而闕二時之禘事有難從矣先王制禮内緣人子之情外恊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廟諸

侯五廟大夫三廟數盡則毁藏主於太祖之廟三年而
祫祭之世盡則毁以示有終之義三年而祫以申追遠
之情禘祫既是一祭分而两之事無所據毁廟三年一
祫又不盡四時於禮為闕七廟四時常祭祫則三年一
祭而又不究四時於情為簡王以禘祫為一祭王義為
長鄭以圜丘為禘與宗廟大祭同名義亦為當今互取
鄭王二義禘祫竝為一名從王禘是祭圜丘大祭之名
上下同用從鄭若以數則黷五年一禘改祫從禘五年

一禘則四時盡禘以稱今情禘則依禮文先禘而後時祭便即施行著之於令永為世法高閭曰書稱云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之祭禮無明文名位壇兆歷代所疑漢魏及晉諸儒異說或稱天地四時或稱六者之間或稱易之六子或稱風雷之類或稱星辰之屬或曰百代所宗宗廟所尚或曰社稷五祀凡有十一家自晉以來逮于聖世以為論者雖多皆有所闕莫能評究遂相因承別立六宗之兆總為一位而祭之比敕臣

等評議取衷附之祀典臣等承旨討究往說各有其理較而論之長短互有若偏用一家事或差舛衆疑則從多今惑則仍古請依先別處六宗之兆總為一祀而祭之帝曰詳定朝令祀為事首以疑從疑何所取正昔石渠虎閣之議皆准類以引義原事以證情故能通百家之要定累世之疑況今有文可據有本可推而不評而定之其致安在朕躬覽尚書之文稱肆類上帝禋於六宗文相連屬理似一事上帝稱肆而無禋六宗言禋而

不別其名以此推之上帝六宗當是一時之祀非別祭之名肆類非獨祭之目焚禋非佗祀之用六宗者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明矣禋是祭帝之事故稱禋以闕其佗故稱六以證之然則肆類上帝禋于六宗一祭也互舉以成之今祭圓丘五帝在焉其牲幣俱禋故稱肆類上帝禋于六宗一祭而六祀備焉六祭既備無煩復別立六宗之位便可依此附令永為定法

李彪為秘書令太和十九年十一月庚午帝幸委粟山

議定圓丘己卯帝在合溫室引咸陽王禧司空公穆亮吏部尚書任城王澄及議禮之官詔曰朝集公卿欲論圓丘之禮今短晷斯極長日方至案周官祠昊天上帝於圓丘禮之大者兩漢禮有參差魏晉猶亦未一我魏氏雖上參三皇下考叔世近代都祭圓丘之禮復未考周官為不刊之法令以祭圓丘之禮示卿等欲與諸賢參之厥衷帝曰夕牲之禮無可依准代近在代都已立其議殺牲祼神咸是一日之事終夕而殺牲待明而祭

員外散騎常侍劉芳對曰臣謹按周官牧人職正有夕展牲之禮實無殺牲之事彪曰夕不殺牲誠如聖旨未審告廟與不臣聞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泮宮注曰先人以此推之應有告廟帝曰卿言有理但朕先以郊配意欲廟告而卿引證有據當從卿議帝又曰圜丘之牲色無常准覽推故事乖互不一周家用騂解言是尚晉代靡知所據舜之命禹悉用堯辭復言元牡告于后帝今我國家時用夏正至於牲色未知何准秘

書令李彪曰觀古用元以取天元之義臣謂用元至於五帝各象其方色亦有其義帝曰天何時不元地何時不黄意欲從元又曰我國家常聲鼓以集衆易稱二至之日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助微陽微陰今若依舊鳴鼓得無闕寢鼓之義員外郎崔逸曰臣按周禮當祭之日雷鼓雷鼗八面而作猶不助陽臣竊謂以鼓集衆無妨古義

孫惠蔚為博士太和十九年太師馮熙薨有數子尚幼

議者以為童子之節事降成人謂為衰而不裳免而不經又無腰麻繆垂惟有絞帶惠蔚上書言臣雖識謝古人然微涉傳記近取諸身遠取諸理驗情以求理尋理以推制竊謂童子在幼之儀居喪之節冠杖之制有降成人衰麻之服㮣為不異以玉藻二簡微足明之曰童子之節錦紳并紐錦紳即大帶既有佩觿之革又有錦紐之紳此明童子之紳已佩二帶以𠫭類吉則腰經存焉又曰童子無緦服鄭注曰雖不服緦猶免深衣是許

其有裳但不殊上下又深衣大制長幼俱服童子為服之緦猶不深衣況居有服之斬而反無裳乎臣又聞先師舊說童子裳服類深衣衰裳所施理或取象但典無成言故未敢孤斷又曰聽事則不麻則知不聽事麻矣故注曰無麻往給事此明族人之喪童子有事貫經帶麻執事不易故暫聽去之以便其使往則不麻不往則經如使童子本自無麻其腰首聽與不聽俱闕兩經惟舉無麻是明不偹豈得言聽事不麻乎以此論之有經明矣且

童子不扶不廬之節理儉於責不裳不經之制未覩其
說又臣竊解童子不衣裳之記是有問之言將謂童子
時甫稚齡未就外傅出則不交族人內則事殊長者餕
旨父母之前往來慈乳之手故許其無裳以便易之
若在志學之後將冠之初年居二九質竝成人受道成
均之學釋業上庠之內將命孔氏之門執燭曾參之室
而惟有掩身之衣無蔽下之裳臣愚未之安矣又女子
未許嫁二十則笄觀祭祀納酒漿助奠廟堂之中視禮

至敬之處其於婉容之服寧無其備以此推之則男女雖幼理應有縗但男子未冠禮謝三加女子未出衣殊狄褖無名之服禮文罕見童子雖不當室苟以成人之心則許其服緦之絰輕猶有絰斬重無麻是為與輕而奪重非理之意此臣之所以深疑也又哀傍有衽以掩裳服如使無裳衽便徒設若復去衽哀又不備設有齊斬之故而使成童男惟服無衽之衰去其裳絰此識禮之所不行亦以明矣若不行於已而立制於人是謂違

制為家法從制以誤人怨禮而行理將異此詔從其議後為秘書丞宣武景明二年上言曰臣聞國家大禮莫崇明祀祀之大者莫過禘祫所以嚴祖敬宗追養繼孝合饗聖靈審諦昭穆遷毀有常制尊卑有定體懿著於中順應於外是以惟王親制為建邦之典仲尼述定為不刊之式暨秦燔詩書鴻籍泯滅漢氏興求拾綴遺篆淹中之經孔安所得惟有卿大夫士饋食之篇而天子諸侯饗廟之祭禘祫之禮盡亡曲臺之記戴氏所述然

多載尸灌之義牲獻之數而行事之法備物之體蔑有具焉今之取證惟有王制一簡公羊一冊考此二書以求厥旨自餘經傳雖時有片記至於取正無可依攬是以兩漢淵儒魏晉碩學咸據斯文以為朝典然持論有深淺析義有精浮故令傳記雖一而探意乖舛伏惟孝文皇帝合德乾元應靈誕載元思洞微神心暢古禮括商周樂宣韶頀六籍幽而重炤五典淪而復顯舉三經於和中揖姬公於雒邑陛下睿哲淵凝欽明道極應必

世之期屬功成之會繼文垂則寔惟下武而祫禘二殷國之大事蒸嘗合饗朝之盛禮此先皇之所留心聖懷以之永慕臣聞司宗初開致禮清廟敢竭愚管輒陳所懷謹按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蒸鄭玄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為常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之群廟自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祫一禘

崔光為黄門侍郎太和十九年廣川王諧薨詔曰古者

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此蓋三公以上至于卿司以下故應自漢已降多無此禮庶仰遵古典哀感從情雖以尊降伏私痛寧爽欲令諸王有期親者為之三臨大功之親者為之再臨小功緦麻為之一臨廣川王於朕大功必欲再臨再臨者欲於大歛之日親臨盡哀成服之後斷緦衰而弔既殯之後脫去緦麻理在無疑大歛之臨當否如何為須撫柩於始喪為應盡哀於闔柩早晚之宜擇其厥中光與黃門侍郎宋弁通直常侍劉芳典

命下大夫李元凱中書侍郎高敏等議曰三臨之事乃
自古禮爰及漢魏行之者稀陛下至聖慈仁方遵前軌
志必哀喪慮同寧戚臣等以為若期親三臨則大功宜
再始喪之初哀至之極既以情降宜從始喪大殮之臨
也伏如聖旨詔曰魏晉以來親臨多闕至於戚臣必於
東堂哭之頃大司馬安定王薨朕既臨之後復更受慰
於東堂今日之事應更哭不光等議曰東堂之哭蓋以
不臨之故陛下躬親撫視群臣從駕臣等參議以為不

宜後哭詔曰若大司馬戚尊位重必哭於東堂而廣川旣是諸王之子又年位尚幼卿等議之朕無異焉諸將大殮孝文素服深衣哭之入室哀慟撫尸而出光後為侍中國子祭酒孝明神龜元年十一月上言臣之被臺祠部曹符文昭皇太后改葬議至尊皇太后群臣服制輕重部四門博士劉季明議云按喪服記雖云改葬緦文無指據至於注解乖異不同馬融王肅三年鄭乃三月然而後來諸儒符融者多與元者少今請依馬王諸

儒之議至尊宜服緦案記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鄭注云為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親服至尊也今皇太后雖上奉宗廟下臨朝臣至於為姑不得過期計應無服其清河汝南二王母服二年亦宜有緦自餘王公百官為君之母妻惟朞而已竝應不服又太常博士鄭玄議云謹簡喪服并中代雜記論云改葬緦鄭注臣為君子為父妻為夫親尸柩不可以無服故緦服三年者緦則期以下無服竊謂鄭氏得無服緦之旨謬三月之言如

臣所見請依康成之服緦既葬而除愚以為允詔可

封軌宣武初為通直散騎常侍時司空清河王懌表修明堂辟雍詔百僚集議軌議曰明堂者布政之宮在國之陽所以嚴父配天響明設教其經構之式蓋已尚矣故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牕鄭玄云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之以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制一也按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一

是以鄭玄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戸者達四時八牕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常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宫以節觀者茅蓋白盛為之質飾赤綴為之戸牖皆典籍所具載制度之明義也在秦之世焚滅五典毁黜三代變更三聖不依舊憲故吕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論漢承秦法亦不能改東西二京俱為九室是以皇圖白虎通蔡邕應劭等咸稱九室以象州十二堂以象

十二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天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可為法九并十二用將安在今聖朝欲遵道訓民備禮物宜則五室以為永制至如廟學之媸臺沼之雜袁淮之徒已論正矣遺論俱在不復須載

劉芳為太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數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祀不應隸太常及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實在審位是以列聖

格言彪炳纁籍先儒正論昭著經史臣學謝全經業乖
通古豈可輕薦瞽言妄陳管説竊見寺所置壇祠遠近
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旣曰職司請陳膚淺孟春令
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之郊也賈
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玄
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歲盖
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玄别注云東郊去城八里
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

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春令云其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賈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許愼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黄帝之位并南郊之位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人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

九又云以迎秋於西郊盧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昊九里許愼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愼云北郊六里郊也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含文嘉注

云周禮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爲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爲遠郊迎王氣盖於近郊漢不設王郊則以其方數爲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採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准此至於三十里之郊進乖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違漢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爲限里

數依上禮朝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里竊又未甾禮又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今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禖祠于城南不云里數故今仍舊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在圻甸嘗隷郡縣郊祀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大牢縣邑令長得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祠社稷先農縣又祠靈星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以别在雒陽者盖姬旦創城雒邑故傳世雒陽崇祀

不絶以彰厥虔齊廟者亦世為維陽界内神祀令竝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衆皆當部郡縣修理公私於此禱請竊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臨時斟酌以意若遂爾妄營則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維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以庸蔽謬忝令職考括墳籍博採群議既無異端謂粗可依據今元冬務隙野縈人閑遷易郊壇二三為便詔曰所上乃有明據但先朝制立已久且可從舊先是高祖於代都詔中書監

高閭太常少卿陸琇并公孫崇等十餘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後崇為太樂令乃上請尚書僕射高肇更共營理宣武詔芳共主之芳表以禮樂事大不容輒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窮是非則無以垂之萬葉為不朽之式被報聽許數旬之間頻煩三議于時朝士頗以崇專綜既久不應乖謬各嘿然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誥搜括舊文共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為盈縮有差不合典式崇雖示相酧答而不會問意卒無以

自通尚書依事述奏仍詔委別更考制是於學者彌歸

宗焉苪以社稷無樹又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曰有變以

朱絲為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司徒職

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

玄注云所宜木謂松栢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

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

稷者王主於社稷之細此其二証也又論語曰哀公問

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

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見即敬之又所表功也按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也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議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偹解有樹之意也又云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

原書卷次訛誤

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
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
此又大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有諸家禮圖
社稷圖皆畫為樹惟戒社戒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辨
有樹之據猶未正所殖之木按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
以栢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
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如此便
以一代之中而五社各異也愚以為宜植以松何以言

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證乃社之細蓋亦不離松也帝從之

册府元龜卷五百八十

册府元龜卷五百八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掌禮部

奏議第九

後魏常景宣武正始初為太常博士時髙肇尚平陽公主未幾主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付禮官議正施行尚書又以訪景景以婦人無專國之理家令不得有純臣之義乃執議曰喪紀之本實稱物以立情輕重

所因亦緣情以制禮雖理關盛衰事經今古而制作之本降殺之宜實一焉是故臣之為君所以資敬而崇重為君母妻所以從服而制義然而諸侯大夫之為君者謂其有地土有吏屬無服文者言其非世爵也今王姬降適雖加爵命事非君邑理異列土何者諸王開國備立臣吏生有趨奉之勤死盡致喪之禮而公主家令惟有一人其丞已下命之屬官既無接事之儀實闕為臣之體原夫公主之貴所以立家令者蓋以主之内事脱

或須關外事理無自達必也因人然則家令惟通內外之職及典主家之事耳無關君臣之理名義之分也繇是推之家令不得為純臣公主不可為正君明矣且女人之為君男子之為臣古禮所不載先朝所未議而四門博士裴道廣孫榮仁等以公主為之君以家令為之臣制服以斬乖繆彌甚又張虔景吾難鸚等不推君臣之分不尋制服之情猶同其議准母制齊求之名實理未為允竊謂公主之爵既非食采之君家令之官又無

純臣之式若附如母則情義罔施若凖小君則從服無據按如經禮事無成文即之愚見謂不應服朝廷從之

袁翻正始中為尚書殿中郎是時修明堂辟雍翻議曰謹按明堂之義今古諸儒論之備矣異端競構莫適所歸故不復遠引經傳傍採紀籍以為之證且論意之所同以訓詒旨耳葢唐虞已上事難該悉夏殷已降較可知之謂典章之極莫如三代郁郁之盛從周斯美制禮作樂典刑在焉遺風餘烈垂之不朽按周官考工所記

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像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吕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别然推其體則無九室之證既而世衰禮壞法度淆弛正義殘隱妄説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世因之自欲為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禮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説昞然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本制著存是周五

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為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竊有憯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宫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之制非臣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箇不能令各處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為設虚器也甚矣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損棄舊章改物栔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故得之遠矣覽

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確乎難奪諒足以狀微顯幽不隧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准觀夫今之基跡猶或髣髴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意抑必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盧蔡之義進退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穿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並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作茲為曲學家談不足以

範時軌世皇代既乘乾統厯得一馭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四彼三代使百世可知豈容虛追子氏於篇之浮説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横議損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未皆允帖繕修草刱以意良多事移體變存者無幾理茍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悛換非一良以永法為難數改為易宮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獨遵

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班訪逮輙輕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誥無失典刑識偏學疎追慙謬浪

孫景邕為國子博士永平四年十二月員外將軍兼尚書都令史陳終德有祖母之喪欲服齊衰三年以無世爵之重不可陵諸父若下同衆孫恐違後祖之義請求詳正景邕與博士劉懷義封軌高綽太學博士袁昇四門博士陽寧居等議嫡孫後祖持重三年不為品庶生

二終德宜先諸父太常卿劉芳議按喪服乃士之正禮合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事其中復下同庶人者皆列標顯至如傳重自士以上古者卿士咸多世位又士以上乃有宗廟世儒多云嫡孫傳重下通庶人以為差謬何以明之禮稽命徵曰天子之元士二廟諸侯之上士亦二廟中下士一廟一廟者祖禰共廟祭法又云庶人無廟既如此分明豈得通於庶人也傳重者主宗廟非謂庶人祭於寢也兼累世承嫡方得為嫡子孫耳不爾

者不得繼祖也又鄭玄別變除云為五世長子服斬也魏晉以來不復行此禮矣按喪服經無嫡孫為祖持重三年正文惟有為長子三年嫡孫朞故傳及注因說嫡孫傳重之義今世既不復為嫡子服斬卑位之嫡孫不陵諸叔而持重則可知也且准終德資階方之於古未登士人在官復無斯禮考之舊典驗之今世則茲範罕行且諸叔見存喪主有寄宜依諸孫服期為允景邕等又議云喪服雖以士為主而必下包庶人何以論之自

大夫以上每條標列逮於庶人含而不述此同士制不復疑也惟有庶人為國君此則明義服之輕重不涉於孫祖且受國於曾祖廢疾之祖父亦無重可傳而猶三年不必繇此世重也夫霜威露濡異識咸感承重主嗣寧甄寢廟嫡孫之制固不宜殊又古自卿以下皆不殊承襲末代僭踰未可以語通典是以春秋譏於世卿王制稱大夫不世此明訓也喪服經雖無嫡孫為祖三年正文而有祖為嫡孫朞豈祖以嫡服已服已與庶孫同

為祖朞於義可乎服祖三年此則近世未嘗變也准古士官不過二百石已上終德即古之廟士也今假終德未班朝次苟曰志仁必也斯遂況乃官歷士流當訓章之運而以庶叔之嫌替其嫡重之位未是成人之善也芳又議國子所云喪服雖以士為主而必下包庶人本亦不謂一篇之內全不下同庶人正言嫡孫傳重專士以上此經傳之正文不及庶人明矣戴德喪服變除云父為長子斬自天子達於士此皆士以上乃有嫡子之

明據也且承重者以其將代已為宗廟主廟主了不云寢又其證也所引大夫不世者此公羊穀梁近儒小道之書至如左氏詩易尚書論語皆有典證或是未寤許叔重五經異義云今春秋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位則權幷一姓議周尹氏齊崔氏也而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皆得世禄傳曰官族易曰食舊德舊德謂食父故禄也尚書曰世選爾勞予不絶爾善詩云惟周之士不顯奕世論語曰興滅國繼絶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也

斯皆正經及論語士以上世位之明證也士皆世祿也

八品者一命斯乃信然但觀此據可謂覩其綱未炤其

目也按晉官品令所制九品皆正無從故以第八品准

古下士今皇朝官令皆有正從若以其員外之資為第

十六品也豈得為正八品之士哉推考古今謹如前議

景邕等又議喪服正文大夫以上每事顯列惟有庶人

含而不言此通下之義了然無惑且官族者謂世有功

食舊德者謂德侯者世位興滅國繼絶世主謂諸侯卿

大夫無罪誅絶者耳且金貂七毦楊氏四公雖以位相承豈得言世禄乎晉太康中令史殷遂以父祥不及所繼求還為祖母三年時政以禮無代父追服之文亦無不許三年之制此即晉世之成規也尚書邢巒奏依芳議詔曰嫡孫為祖母禮令有虚士人通行何勞方致疑請也可如國子所議

崔鴻為三公郎中延昌三年春偏將軍乙龍虎喪父給假二十七月而虎幷數閏月詣府求上領軍元珎上言

紊違制律居三年之喪而冒哀求任五歲刑龍虎未盡二十七月而請宿衞依律結刑五歲鴻駁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大祥諸儒或言祥月下旬而禫或言二十七月各有其義未知何者會聖人之旨龍虎居喪已二十六月若依王杜之義便是過禫即吉之月如其依鄭玄二十七月禫中復可以從御職事禮云祥之日鼓素琴然則大祥之後喪事終矣既可以從御職事求上何為不可若如府判禫中鼓琴復有罪乎求之經律理實未

允下更詳辯㳂又上言按士虞禮三年之喪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鄭玄云中猶間也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又禮言祥之日鼓素琴鄭云鼓琴者存樂也孔子祥後五日彈琴而不成十日而成笙歌鄭注與鄭志及踰月可以歌皆身自踰月可為此謂存樂也非所謂樂樂者使工為之晉博士許猛解三驗曰按黍離麥秀之歌小雅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魏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謡若斯之類豈可謂之金石之樂哉是以徒歌

謂之謡徒吹謂之和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毛謂之樂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者此乃所謂樂也至於素琴以示終笙歌以省哀者則非樂矣閒傳云大祥除衰杖而素縞麻衣大祥之服也雜記注云玄衣黄裳則是禫祭黄者未大吉也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鄭志趙商問鄭玄答云祥謂大祥二十五月是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從月而樂許猛釋六徵曰樂者自謂八音克諧之樂也謂在二十八月工奏

金石之樂耳而駮云大祥之後喪事終矣脫如此駮禫復焉施又駮云禫中鼓琴復有罪乎然禫則黃裳未大吉也鼓琴存樂在禮所許若使工奏八音融然成韻既未從月不罪伊何又駮云禫中既得從御職事求上何為不可簡龍虎居喪二十六月始是素縞麻衣大祥之中何謂禫乎三年沒閏理無可疑麻衣在體冒仕求榮實為大尤罪其焉捨又省依王杜禫祥同月全乖鄭義喪凶尚遠而欲速除何怱怱者哉下府愚量鄭為得之

何者禮記云吉事尚近日凶事尚遠日又論語云喪與其易寧戚而服限三年痛盡終身中月之解雖容二義尚遠寧戚又撿王杜之義起於魏末晉初及越騎校尉程猗贊成王肅駁鄭禫二十七月之失為六徵三驗上言於晉武帝曰禮國之大典兆民所日用豈可二哉今服禫者名各不同非聖世一統之謂鄭玄說二十七月禫甚乖大義臣每難鄭失六有徵三有驗初未能破臣難而通玄說者如猗之意謂鄭義廢矣太康中許猛上

言扶鄭釋六徵解三驗以鄭禮二十七月為得猗及王肅為失而博士宗昌等議猛扶鄭為衷晉武從之王杜之義於是敗矣王杜之義見敗者晉武知其不可行故也而上省同猗而贊王欲虧鄭之成軌竊所未寧更無異義還從前處鴻又駮曰按三年之喪沒閏之義儒生學士猶或病諸龍虎生自戎馬之鄉不蒙稽古之訓數月成年便懼違緩原其本非貪榮求位而欲責以義方未可便爾也且三年之喪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鄭玄

以中爲閭王杜以爲是月之中鄭亦未爲必會經旨王杜豈於必乖聖意既諸儒採先聖後賢見有不同晉武後雖從宗昌許猛之駁同鄭禫議然初亦從程猗贊成王杜之言二論得否未可知也聖人大祥之後皷素琴成笙歌者以喪事既終餘哀之中可以存樂故也而樂府必以干戚羽毛施之金石然後爲樂樂必使工爲之庶民凡品於祥前皷琴可無罪乎律之所防豈止爲貴士亦及凡庶府之此義彌不通矣魯人朝祥而暮歌孔

子以為踰月則可矣爾則大祥之後喪事已終鼓琴笙歌經禮所許龍虎欲宿衛皇宫豈欲合刑五歳就如鄭義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六月十五升布深衣素冠縞紕及黄裳綵纓以居者此則三年之餘哀不在服數之内也衰絰則埋之於地杖則棄之隱處此非喪事終乎府以大祥之後不為喪事之終何得復言素琴以示終也喪事尚遠曰誠如鄭義龍虎未盡二十七月而請宿衛實為忿忿於戚之理合在情責便以深衣素縞之時而

罪同杖經苫凷之日於禮憲未允詳之律意冒喪求仕謂在斬馬草土之中不謂除衰杖之後也又龍虎具列居喪日月無所隱冒府應告之以禮遣還終月便幸彼昧識欲加之罪豈是導禮敦風愛民之致乎正如鄭義龍虎罪亦不合也悤悤之失宜科鞭五十

封祖胄為太學博士延昌三年七月司空清河王懌第七叔母北海王妃劉氏薨司徒平原郡開國公高肇兄子太子洗馬員外亡並上言未知出入猶作鼓吹不請下

禮官議祖胄議喪大記云朞九月之喪既葬飲酒食肉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比葬飲酒食肉不與人樂之世叔母故主宗子直云飲酒食肉不言不與人樂之鄭玄云義服恩輕以此推之明義服葬容有樂理又禮大功言而不議小功議而不及樂言論之間尚自不及其於聲作明不得也雖復功得樂在宜止四門博士蔣雅哲議凡三司之尊開國之重其於五服皆有厭絶若尊同體敵雖疏尚宜徹樂如或不同子姓之喪非嫡者

既殯之後義不關樂國子助教韓神固議夫羽旄可以展耳目之適絲竹可以肆遊宴之娛故於樂貴懸有哀則廢至若德俟如禮昇降有數文物昭旂旗之明錫鸞為行動之響鳴鐃以警衆聲笳而清路者所以辯等列明貴賤非措哀樂於其間矣謂威儀鼓吹依舊為允兼儀曹郎中房景先駮曰按祖冑議以功緦之喪鼓吹不作齊衰卒哭簫管必陳准之輕重理用未安聖人推情以制服據服以副心何容拜虞奠於神宮服衰麻而奏

樂火燧一移哀情頓盡反心以求豈制禮之意就如所言義服恩輕既虞而樂正服一朞何以為斷或義服尊正服卑如此之比復何品節雅哲所議公子之喪非嫡者既殯之後義不闋樂按古雖有尊降不見作樂之文未詳此據竟在何典然君之於臣本無服體但恩誠相感致存隱惻是以仲遂卒垂笙籥不入智悼在殯杜蕢明言豈天倫之痛既殯而樂乎又神固等所議以為笳鼓不在樂限鳴鐃以警衆聲笳而清路者所以辯等列

明貴賤耳雖居哀恤施而不廢麤而言之似如可通考

諸正典未爲符合按詩云鐘鼓既設鼓鐘伐鼛又云於

論鼓鐘於樂辟雍言則相連得非樂乎八音之數本無

箛名推而類之簫管之比豈可以名稱小殊而不爲樂

若以王公位重威飾宜崇鼓吹公給不可私辭者魏絳

和戎受金石之賞鍾公勲茂蒙五熟之賜若審功膺賞

君命必行豈可陳嘉牢於齋殯之時擊鐘磬於升祔之

後尋究二三未有依據國子職兼文學令問所歸宜明

據典謨曲盡斟酌率繇必衷以辯深惑何容總議並申無所析剖更詳得失據典正議秘書監國子祭酒孫惠蔚太學博士封祖胄等重議司空體服哀麻心懷慘切其於聲樂本無作理但以鼓吹公儀致有疑論耳按鼓吹之制蓋古之軍聲獻捷之樂不常用也有重位茂勲乃得備作方之金石準之管絃其為音奏雖曰小殊然其大體與樂無異是以禮云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竊惟今者加臺司之儀蓋欲兼廣威華若有哀用

之無變於吉便是一人之身悲樂並用求之禮情於理未盡二公雖受之於公用之非私出入聲作亦以娛已今既有喪心不在樂笳鼓之事明非欲聞宜從寧戚之義廢而勿作但禮崇公卿出入之儀至有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和鑾之聲佩玉之飾者所以顯槐鼎之至貴彰宰府之為重今二公地處尊親宜殊百辟鼓吹之用無容全去禮有懸而不樂今陳之以備威儀不作以示哀痛在禮即情愚謂為允詔曰可從國子後議

清河王懌所生母羅太妃薨表求申齊衰三年詔禮官
博議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議喪服大功章云公
之庶昆弟為母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記
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
五服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此皆謂公侯枝
子藉父兄以為稱其母本妾猶繫之於君不得以子貴
為夫人者也至如應韓啟宇厥母故自申內主之尊凡
將別封其親亦容盡君妣之重若然便所謂周公制禮

而子姪共尊漢世諸王之國稱太后宫室百官周制京邑自當一傍天子之式而不用公庶之軌魏氏以來雖羣臣稱微然常得出臨民士恐亦未必捨近行遠服功衰與練麻也羅太妃居王母之尊二十許載兩裔蕃后並建大邦子孫盈第臣吏滿國堂堂列辟禮樂備陳吉慶凶哀宜稱情典則不應傍之公第仍拘先猒愚謂可遠准春秋子貴之文上祔周漢侯王之體成母后之尊蠲帝妾之賤申疏齊之極慕揆功練之輕悲誠如此則

三年之喪無乖於自達巨創之痛有遂乎在中寧戚過哀情禮俱允時議者不同詔服大功時又疑清河國官從服之制太學博士李景林等二十一人議按禮文君為母三年臣從服期今司空自為先帝所厭不得申其罔極依禮大功據喪服厭降之例並無從厭之文今太妃既捨六宮之稱加太妃之號為封君之母尊崇一國臣下固宜服朞不得以王服厭屈而更有降禮有從輕而重義苞於此太學博士封偉伯等十人議按臣從君

服降君一等君為母三年臣則朞今司空以仰厭先帝俯就大功臣之從服不容有過但禮文殘缺制無正條竊附情理謂宜小功庶君臣之服不失其序升降之差頗會禮意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議謹按喪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為其母妻傳曰何以大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敢過大功也夫以一國之貴子猶見厭況四海之尊固無申理頃國王遭太妃憂議者援引斯條正王之服尋究義例頗有一途但公之庶昆弟或為士或為

大夫士之卑賤不得仰匹親王正以餘厭共同可以奪情相擬然士非列土無臣從服今王有臣服不得一准諸士矣議者仍令國臣從以朞闇昧所見未曉高趣按不杖章云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傳所以深釋父卒為祖服斬者蓋恐君為祖朞臣亦同朞也明臣之後朞繇君服斬若繇君服斬然後朞則君服大功安得亦朞也若依公之庶昆弟不云有臣從朞若依為君

之父母則出應申三年此之二章殊不相干引彼則須去此引此則須去彼終不得兩服功朞渾雜一國也議者見餘尊之厭不得過大功則令王依庶昆弟見不杖章有爲君之父母便令臣從服以期此乃據殘文守一隅恐非先聖之情違禮之喪矣且從服之體自有倫貫雖秩微閽寺位卑室老未有君服細絰裁踰三時臣著疏衰獨涉兩歲按禮天子諸侯之大臣惟服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其餘不服也惟近臣閽寺隨君而服耳

若大夫之室老君之所服無所不從而降一等此三條是從服之通旨較然之明例雖近臣之賤不過隨君之服未有君從輕而臣服重者也議云禮有從輕而重臣之從君義苞於此愚謂服問所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直是禮記之異獨此一條耳何以知其然按服問經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而大傳云從服有六其六曰有從輕而重注曰公子之妻為其皇姑若從輕而重不獨公子之妻者則鄭君宜更見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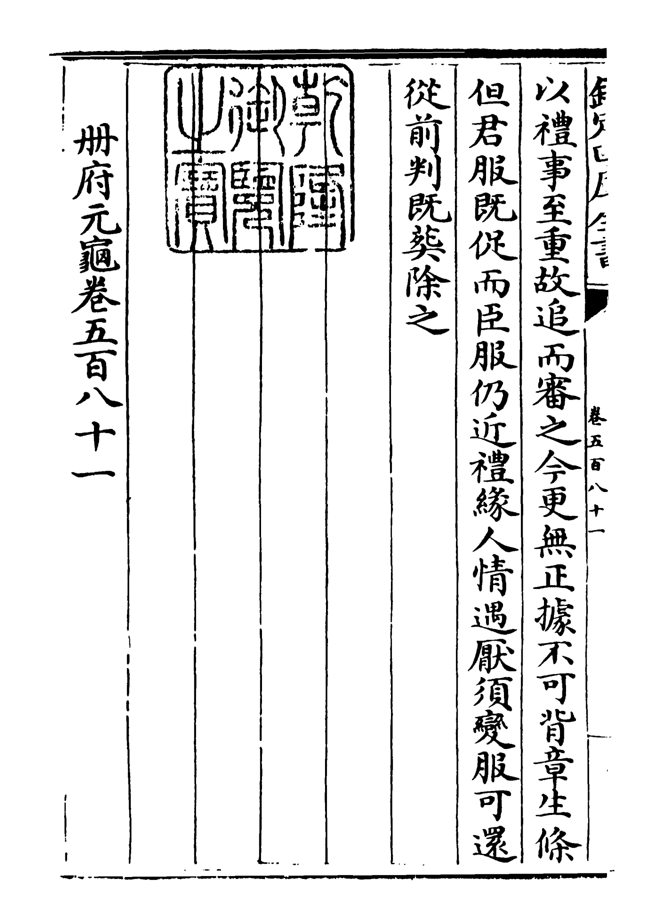
輩廣論所及不應還用服同之文以釋大傳之義明從輕而重惟公子之妻臣之從君不得包於此矣若復有君為母大功臣從服朞當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君為母大功臣從服朞何為不備書兩條以杜將來之惑哉而偏著一事彌結今日之疑且臣為君母乃是徒從徒從之體君亡則已妻為皇姑既非徒從雖公子早沒可得不制服乎為君之父母妻子君已除喪而後聞喪則不稅葢以恩輕不能追服假令妻在遠方

姑没遥域過期而後聞喪復可不稅服乎若姑亡必不關公子在否聞喪則稅不計日月遠近者則與臣之從君聊自不同矣又按臣服君黨不過五人悉是三年其餘不服妻服夫黨可宜五人乎期功以降可得無服乎臣妻事殊邈然胡越苟欲引之恐非通例也愚謂臣有合離三諫待決妻無去就一醮終身親義既有ysymbol差喪服固宜不等故見厭之婦可得申其本服君屈大功不可過從以期所以從麻而齊專屬公子之妻隨輕而重

何闞從服之臣尋理求途儻或在此必以臣妻相准未覩其津也子熙誠不能遠探墳籍曲論長智請以情理較其得失君遭母憂巨創之痛臣之為服從君之義如何君至九月便蕭然而即吉臣獨期年仍哀哭於君第創巨而反輕從義而反重緣之人情豈曰是哉侍中崔光學洞今古達禮之宗頃探幽立義縣三年之服雖經典無文前儒未辯然推例求旨理亦難奪若臣服從期宜依侍中之論脫君仍九月不得如議者之談且竊氏

焚坑禮經殘缺故今追訪靡據臨事多惑愚謂律無正條須准傍以定罪禮闕舊文宜凖類以作憲禮有朞同緦功而服如齊疏者蓋以在心實輕於義乃重故也今欲一依喪服不可從君九月而服周年如欲降一等兄弟之服不可以君服母詳諸二途以取折衷謂宜麻布可如齊衰除限則同小功所以然者重其衰麻尊君母減其日月隨君降如此衰麻猶重不奪君母之嚴日月隨降可塞從輕之責尚書李平奏以為禮臣為君黨妻

為夫黨俱為從服各降君夫一等故君服三年臣服一朞今司空臣懌因以尊嚴之禮奪其罔極之心國臣厭所不及當無隨降之理禮記大傳云從輕而重鄭玄注云公子之妻為其皇姑既舅不厭婦明不厭者還應服其本服此即是其例也詔曰禮有從無服而有服何但從輕而重乎懌今自以厭故不得申其過隙衆臣古無疑厭之論而有從輕之據曷為不得申其本制也可從尚書及景林等議尋詔曰比決清河國臣為君母服期



以禮事至重故追而審之今更無正據不可背章生條但君服既促而臣服仍近禮緣人情遇厭須變服可還從前判既奏除之

冊府元龜卷五百八十一